

〔英〕帕林德 著

非洲传统宗教

FEIZHOU
CHUANTONG
ZONGJIAO

商务印书馆

B928.4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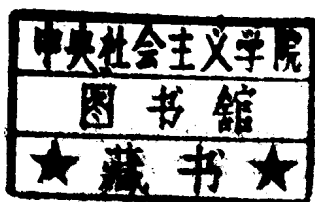
01150/105

非洲传统宗教

〔英〕帕林德 著

张治强 译

82062



200032856

商务印书馆

1992年·北京

E. G. Parrinder
AFRICAN TRADITIONAL RELIGION

Third edition 1974

Sheldon Press, London

根据伦敦谢尔登出版社 1974 年第三版译出

FĒZHŌU CHUÁNTǒNG ZŌNGJIÀO

非洲传统宗教

〔英〕帕林德 著

张治强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省三河县艺苑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0962-6/B·131

1992 年 6 月第 1 版

开本 787 × 960 1/32

1992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116 千

印数 0—2000 册

印张 5 1/4

定价：2.40 元

目 录

第三版序言·····	1
第一章 非洲宗教的意义·····	5
第二章 精神世界·····	18

众 神

第三章 至高体·····	29
第四章 自然神·····	42

社 会 群 体

第五章 祖先·····	57
第六章 神圣的统治者·····	68
第七章 公共仪式·····	81
第八章 个人仪式·····	93
第九章 神职人员·····	103

精 神 力

第十章 法术和邪术·····	115
第十一章 巫术·····	125
第十二章 灵魂及其归宿·····	137
后记·····	144
参考文献目录·····	150
索引·····	154
译后记·····	159

第三版序言

本书问世二十年来，非洲发生了许多变化，热带非洲国家多从殖民统治下获得独立，有些国家改换了名称，本版均采用新的国名。然而比更换国名更加深刻的变化在各个层次上影响着非洲人的生活。由于商业、工业、技术、教育和都市的影响，因而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快速调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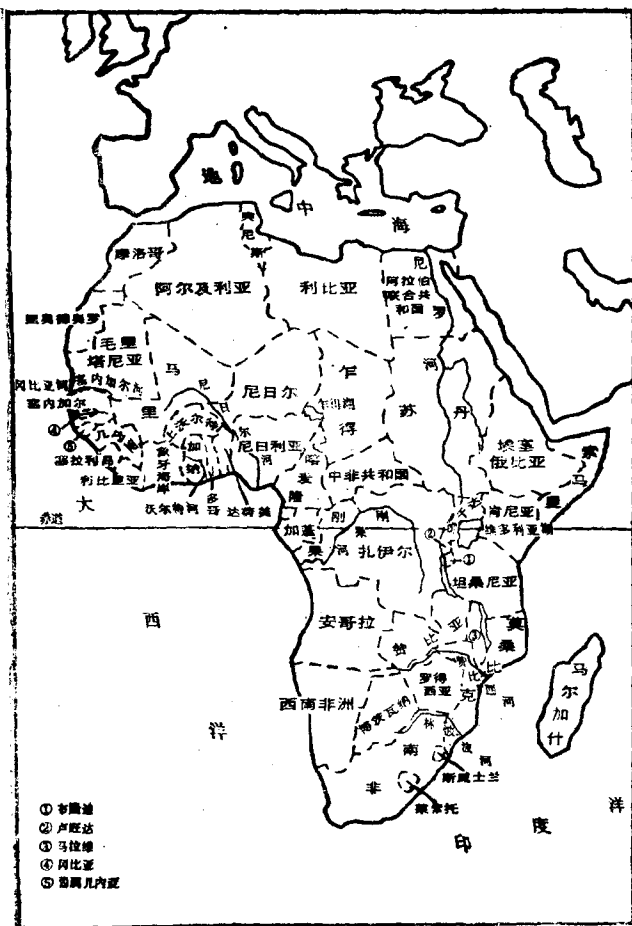
宗教的变化之大并不亚于物质的变化。每个雨季都有土庙倒塌，同时在无数的城市中出现了雄伟的教堂和高大的清真寺。就人数而言，非洲的伊斯兰教徒仅次于亚洲，居第二位；非洲的基督教徒或许比亚洲的还多，仅次于欧洲或美洲。然而，这种古老的宗教，亦即“非基督教的”、乡土的或传统的非洲宗教的命运如何呢？在某种程度上，对非洲传统宗教的研究正在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关于“神圣的”统治者，可用过去时，不可用现在时了。然而在现代思想和教育之中仍存在着许多传统的信仰，因为宗教是难以消灭的，即使在表面上消失了几个世纪也还能复兴。我们将看到，信仰至高体是非洲传统宗教的一部分，而且可能变成新的信仰；因为人在不断死亡，而家族的纽带又很牢固，所以对祖先的崇敬依然存在；法术信仰能适应多变的生活环境。对想了解非洲人的生活背景和动力的人来说，研究非洲宗教仍是必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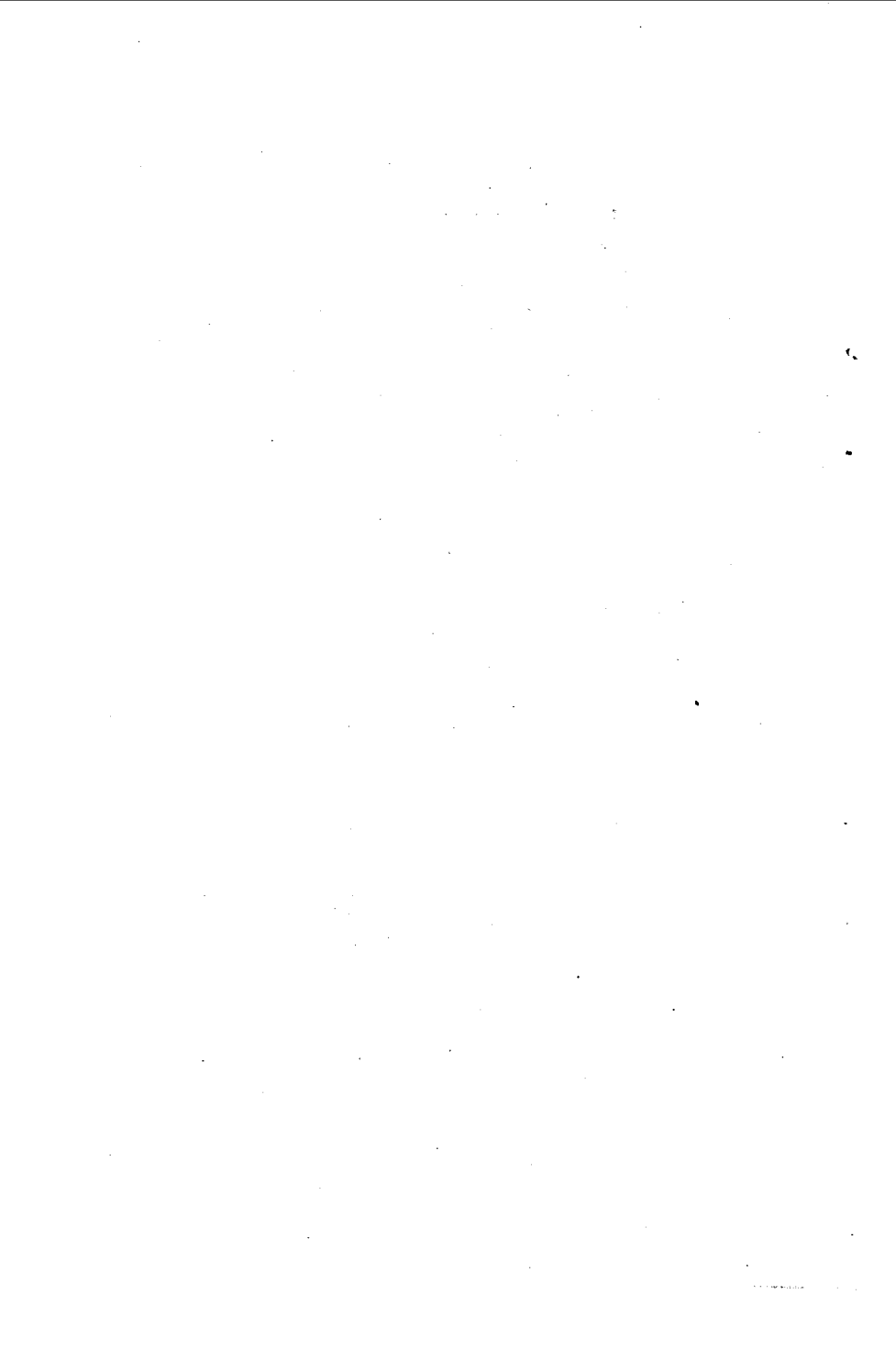
本书第三版进行了修订，增加了新的地图，编制了新的参考文献目录，这些文献乃是近期研究非洲宗教所取得的

一部分最重要的成果。

杰弗里·帕林德

1974 年于伦敦国王学院





第一章 非洲宗教的意义

[9]

据说，埃米尔·路德维格访问非洲时曾问：“为什么无知的非洲人能构想出上帝？”一般读者也可能想到同样的问题。这位读者也许具有其他几个大陆的宗教知识，特别是亚洲的宗教知识；他可能知道印度教、佛教和伊斯兰教是伟大的宗教信仰；它们具有悠久的历史，拥有大量的经典和无数庙宇及僧侣。可是非洲有什么类似的宗教？这种宗教又有什么重要性呢？

今日之非洲比以往更受关注，人们不再称它为“黑暗大陆”。英国是一个大联邦的母国，虽然有些英国人好像还没有认识到这一事实，仍在用怀疑的眼光看待黑人。大多数老殖民地都是在非洲；我撰写本书时所居住的尼日利亚是非洲人口最稠密的国家。今天，无论非洲发生什么事情，对整个联邦来说都可能是重要的：博茨瓦纳的混合婚^①、加纳南部的王族丧礼、肯尼亚的秘密社团，均影响着这些国家周围广远地区的人民。

非洲人民已经接管或正在准备尽快接管本国的政府。新老政府都试图赶这一浪头，但是它们的成败取决于对其治下人民了解的程度。此乃“过渡时期”，好一个动听的名词。我们遥观着这些急剧的变化。怎样才能理解这些变化，断言或控制它们的未来？在这些汹涌前进的非洲民族后面又是些什么力量呢？

宗教势力一直是中坚力量之一。“这些极端迷信宗教

① 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之间通婚。——译者

的人民”，曾是挂在许多非洲旧行政官员嘴边的口头禅。在
[10] 当今世界，宗教仍行使着很大的权力，无论是苏丹的马赫迪，还是南非的两千多个教派。不单众神，许多种精神力也颇有势力；大多数婴儿和许多成年人佩带的吉祥符、危急关头为神灵举行的灌奠、受精神约束的誓言、经常发生又令人痛苦的猎巫，都证明了这一点。

自然，埃米尔·路德维格的“无知的非洲人”的说法也许曾适用于一时，但今天已经过时了，因为各民族即使没有书本知识也各有各的传统和技能，今天许多非洲人都达到了很高的教育水平，成百万非洲人成了基督教徒和穆斯林，宗教信仰也随着其他习俗而变化。但是，不仅大多数非洲人仍信守着祖先的传统宗教，而且在受过很多教育的人的新信仰中，也包含着旧观念。这些旧观念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不会消失。这是意料之中的，因为基督教虽然有上千年历史，至今在欧洲仍保留有古代异教徒的概念，尽管它们多少受过一些基督教的影响。对非洲人来说，精神世界是如此真实和亲近，它的各种力量互相交错，鼓舞着看得见的世界，因此人类，不管是异教徒还是基督教徒，不得不认真对待“肉眼看不见的东西”。

但是，在两亿多非洲人中，必定存在多种多样的宗教。这种情况能与印度教、伊斯兰教相比吗？索马里兰沙漠地区的游牧民与只懂法语的达喀尔市民绝少相同之处；尼日利亚养牛的富拉尼人^①与约翰内斯堡附近产金高地的矿工，智力上肯定有很大的区别。没有一个管理组织，怎能完全有效地谈论非洲宗教呢？

首先，其他宗教实际存在的同质性比表面可见的同质

① 今日西非的富拉尼人分两种，一种称为养牛的富拉尼人，另一种称为定居的富拉尼人。——译者

性要少得多。欧洲基督教的那些主要组织则完全例外。当然，印度教是禁欲主义哲学和通俗多神论的大杂烩。伊斯兰教虽然表面上有统一的崇拜，但实际上也有“270个相互倾轧的教派”；波斯神秘的苏非派与阿拉伯或利比亚严格的逊尼派相去甚远。即使是基督教，黎巴嫩的马龙派教徒与英国贵格会教徒或美国基督复临派教徒在观点和崇拜方面也有很大区别。

其次，非洲诸民族之间实际存在的亲属关系比乍看上去所能见到的要密切得多。人类学家已经写了许多关于非洲诸民族的专题文章，由于迄今为止几乎没有对他们的调查结果进行对照和比较，所以人们普遍认为每个非洲部族都是很特殊的，尽管不是独特的。不过，相似点比不同点更重要。研究南非的大权威希尔达·库珀博士说过：“人种志细节的堆积给人以混乱的印象，实际上只不过是几个主题变来变去。非洲社会可概括为有限的几个经济和政治类型；与高度专门化的非洲社会和发达的工业社会之间的差别相比，相差最悬殊的两个部族之间的差别是很微小的，相比之下，非洲的部族社会是比较一致和同质的。”^①

非洲社会这种较大的同质性，在宗教领域是很明显的。在人种学上，热带和南部非洲的民族，大体上可分为西非的苏丹黑人和中南非的班图人，另外还有一些东中非的含米特人或半含米特人及西南非的霍屯督人。但在宗教信仰方面，这个大陆的许多地方有极其相似之处，也许是长期接触的结果，这些相似之处是不分种族血统的。例如，西非的阿散蒂人和东非的吉库尤人都崇拜至高体；尼日利亚和乌干达都有神圣的国王；达荷美和博茨瓦纳都有妖巫，象牙海岸和莱索托都有送财礼制度；加纳部分地区的女子和

① 《听众》，1952年8月21日。

属半含米特的马萨伊族女子都施行割礼；霍屯督人和约鲁巴人都实行穴侧葬。崇拜自然神是西非的一个特点，但决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如此，塞拉利昂人就与德兰士瓦人一样不崇拜自然神。

我们将收集这个大陆各地的材料，在比较的基础上论述非洲宗教。我们将勾划出非洲人宗教信仰的略图。至于细节，研究者得参阅人类学家的论文。涉及任何宗教的历史，或者说，对任何宗教的叙述，都只能指出其主要趋向，[12] 而这对一般读者来说已经足够了。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出于需要，研究应划界线。现在不能再像利文斯敦那样挥手说：“考虑非洲”。伊斯兰教于公元七世纪就传播到了北非，之后又进入苏丹及非洲东西海岸。除了偶尔举例证明现代信仰的大杂烩外，我们不论述伊斯兰教及其演变过程。大体上，非洲撒哈拉以南部分是我们研究的范围：从非洲西部的塞拉利昂，到非洲东部努巴人居住的山区，向下至南部的开普。这是一个极为广阔的区域。我们无意再把北非和埃及包括进来，因为北非及埃及的民族和领域与赤道及南部非洲的民族和领域差别很大。

基督教也曾派传教团进驻这一区域的绝大部分地区，故这里有大量的基督教徒，从斯威士兰的极少数到乌干达的大多数。尽管获得了非凡的成功，在非洲大多数地区，基督教仍是一个少数人的运动，虽然常常包括那些受过教育的少数人。此外，研究非洲各民族的最佳论著，在论述宗教时，几乎无一例外地谈及了古代的和异教徒的信仰。这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现代宗教可能发生变化，这些论著有助于我们了解上述信仰的背景，至今这些信仰仍影响着大多数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关于热带和南部非洲各民族的重要著作源源不断地问世，这些著作是多年深入细致地进行调查研究的产物。详尽的长篇专题论著面面俱到地论述了某些大部族的社会生活和一些无名部族的社会生活。最近国际非洲学会出版的丛书《人种志概观》大大地扩充和总结了我们的知识。这些论著对研究者来说是非常宝贵的，但是对一般读者来说未免太冗长，太详细，太昂贵了。这里奉献给一般读者的是一个简短的、进行比较的，但又不是无所不包的叙述。

显然，一个作者不可能访问他提到的所有地方，更说[13]不上掌握当地混杂的语言。在少数几个地区住几年，尽可能地逐渐吸收当地的思维方式，这也许更有益。这样就可以更有准备地进行较大领域的研究，这就是我的作法。我不敢自称发掘出了许多新材料，正如论述佛教概况的作者不会这样自诩一样。这是一篇只进行了一般性比较的论文，起抛砖引玉的作用，职业人类学家不要在这本书里寻找作者没有打算提供的东西。

非洲宗教生活的重要性是无可怀疑的。欧洲人住在这里，若不了解非洲宗教的概况，是不可能看懂许多非洲新闻的。那些住在非洲，常常喜欢武断地说“了解土著思想”的欧洲人，倘若不以正确的方法探讨非洲宗教，也不可能看懂。有人常常教现代非洲人曲解祖先的宗教，所以当现代非洲人听说他们的信仰能被公正地甚至充满同情地研究时，会感到很惊奇。此外，现今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某些非洲人极力美化他们的大部分尚未探讨的过去，并推测出某个有名望的世系源于埃及乃至美索不达米亚。这再次说明正确的认识比理论还重要。

关于非洲宗教的陈旧说法

非洲宗教比非洲人生活的其他领域更多地被误解，而且在早期作者手里更多地受到损害。这说法也许是对的。不幸的是，这种陈旧的错误观念至今仍纠缠着我们。

这并非说，过去的作者全不善于观察。他们之中的某些人的确很好地利用了亲眼目睹某些礼仪的难得机会，而这些礼仪现在实际上已经看不到了。不过他们常常使用的那些带污蔑性的语言及他们之中很多人所持的半诙谐态度，一直影响着后代人。

默罗拉神父十七世纪曾描写过罗安果人的一次礼仪：

“我也从远处看到过一次宣誓，为了使效果更好，有人建议【14】在他们的偶像前举行：这个怪物有几分像走江湖的滑稽演员，身着几种颜色的外衣，头戴一顶红色小帽。”

十八世纪早期到过几内亚海岸的荷兰旅行家威廉·博斯曼以同样的口吻称几内亚海岸的神灵为“假神灵”，他这样写道：“他们说，上帝把世界的统治权交给他们的偶像，交给仅次于上帝的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人物及我们的合法长官，我们不得不致力于……。确实，更加令人惋惜的是，黑人将这样的无用之辈当作偶像崇拜，其理由是，他们之中有些人对上帝没有格外不公正的想法。”此外，他还把欧洲人的神学思想引入关于典礼的叙述中。他说：“黑人每年于特定的时间举行一次内容丰富的典礼，在典礼结束时把魔王赶出他们所有的城市。”

1864年理查德·伯顿爵士身不由己地陷入了可笑的怀疑主义。“非洲人有点像粗俗的亚洲人和欧洲人，南部非洲人则更像。他们坚持那种不合逻辑的信仰，认为他们的那位隐秘、沉默、永存的上帝能够受到生物与非生物的，人和兽的代祷的影响，认为豹、鳄鱼、灌木等可以用某种难以解

释的方法，控制尘世法则的不可测知的进程。”

令人吃惊的是，一位现代旅行家竟然把洛维杜族司雨女王统治的王国写成“建立在淫猥、欺骗和罪恶的基础之上，没有有效的打击力量支持”。他还描写道：一些媚人的姑娘拱卫着女王，她们的任务是诱惑邻国的酋长和“劝诱自己的新主人参加经常在这位司雨女王王国都举行的庆祝活动，吃喝玩乐和放肆地淫逸。”幸运的是，现在我们有了克里格的论文。这篇论文详细地论述了这一司雨女王王国的社会和宗教模式，我们可以借此反驳上述这些无稽之谈。

人们可以举很多例子，但上述这些例子足以使人们想到：对欧洲人来说，认真探讨非洲人的宗教信仰是多么不易；有关宗教信仰的陈旧术语又是多么含糊和容易令人误解。 [15]

“物神”和“究竟”

必须使用比过去更加准确的术语，抛弃某些没有固定含义的陈旧词汇，这是明摆着的问题。

“物神崇拜”一词长期用于对大部分非洲的宗教的草率叙述，尽管有些人多次对此提出批评，可是至今仍有人使用这一词汇。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不恰当的词汇。它歪曲了非洲各民族所信仰的宗教。

该词是葡萄牙人引进的。他们是最早到达并长期沿非洲西部及赤道海岸经商的主要商人，他们看到了佩带驱邪物和护身符的非洲人，并把他们称为*feitiço*。如福勒所说，“虽然该词具有一个神秘的、未开化的词语的意味，但实际上该词相当于 *factitious*，意为人工制造的东西（如偶像，是人工制品）。”它从葡萄牙语传到法语和英语，过去常写为 *fetich* 或 *fetish*。现在，后一种拼写法已在英文中占优势。

假如该词只用在有法力的驱邪物上,那并非不妥,但麻烦的是,它被用于远远超出上述界限的宗教事物和宗教活动上。除此之外,该词还把非洲人的活动(好像他们是纯粹的黑人,并且是奇异的黑人)与世界各地都可见到的类似活动隔离开了。

奥尔德·博斯曼说:“他们大叫:让我们来做fetiche吧。这句话的意思相当于:让我们来做礼拜吧。”令人惊奇的是,詹姆斯·弗雷泽爵士在本世纪试图解释宗教首领与非宗教统治者有区别时,竟然说到了,“西非的物神王(fetish king)”。虽然玛丽·金斯利在开始时因为“人们在英国随便使用”物神这个词而感到不安,但接下去她却又说:“当我说物神或究究时,意指西非土著的宗教。”

现在非洲各族的宗教已不只是礼拜和使用人工制品。众所周知,今天没有哪个“异教徒再盲目地向木头和石头鞠躬了”。现今,“异教徒”所崇拜的是可以通过物体与之打交道的精神体。但是所有的非洲人都相信,除了与“偶像”有关者外,还有别的精神力。虽然伟大的造物主只有少量庙宇和雕像,但是几乎他在各地均受信仰。在没有任何物质形象代表的情况下,也有人向其他许多神祇和祖先祈祷。

有些作者则更随便。写中非情况的传教士纳索广泛地使用物神一词,他甚至提到过“物神祈祷文(fetish prayer)”。写刚果情况的作者蒙特罗把发誓说成“undergoing fetish”,而在该大陆的另一端,罗斯科却用于达人的“物神”一词象征众神,象征药剂,还象征军队作战时使用的一种“草神(a fetish of herbs)”。

显然,有这么多用途的一个词汇是没有科学价值的。无疑,这个词起码常被误解。为此,生活在加纳中部的拉特雷和其他一些现代人类学家曾试图限定只用“物神”一词表示“驱邪物、护身符、避邪物、吉祥物”。但是,为什么不直接用

这些词汇呢？正如已经指出的，这种限制会使非洲人的活动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活动隔离开。容忍这种错误的词语长期存在是最不妥当的。

显然，“物神”是一个意思极不明确的词汇，对所有严肃的作者和演说家来说，最后彻底放弃使用该词的时刻已经到了。此外，在非洲有很多人使用法语，他们用“fetiche”表示众神及其象征，而拉特雷和某些英国作者却断然拒绝这样做。在法语中“驱邪物、护身符和避邪物”是由戈利戈利（grigri）一词代表的。这个词在英语中也极少出现。约翰·巴博特在十七世纪曾说过：“戈利戈利是一些方形小皮包，里面有几张写了字的纸，折叠在一起……具有符咒的性质。”法文词典称戈利戈利是“护身符”。总之极其混乱。为什么我们不用意思明确的欧洲说法？在这方面我们的词汇并不贫乏。翻译时，与其用可能有神秘的、未开化意味的、然而实际上根本没有这么回事的词汇，不如用公认的、一目了然的词汇。

该原则也适用于仍在广泛使用的“究究”一词。一位较著名的作者的兄弟詹姆斯·巴博特曾说：卡拉巴尔^①的居民把他们的偶像叫做“究究，它具有守护神的性质”。究究一词是法语，意为小玩偶。但是，这个词之所以用于表示非洲众神，主要是因为英国作者起了作用。人们甚至发现严肃的现代作者塔尔伯特在他所著的一套关于南尼日利亚的丛书中提到了“小神或究究”，他把他们摆在仅次于部族主神的位置。甚至我这儿也很复杂，经常可以听到有人把宣誓或神裁称为“做究究”，称为“究究或黑法术”。我在尼日利亚的晨报上曾看到一篇文章，其名为《教会和究究假面具》。[17]

① 尼日利亚一城市。——译者